

HUILAIBALUOLAN



回来吧 罗兰

张笑天

# 回来吧 罗兰

张 笑 天

春 风 文 艺 出 版 社

一 九 七 九 年 · 沈 阳

## 内 容 提 要

你相信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死去的罗兰，能够在二十一世纪的春天复苏吗？我们相信科学的力量，更相信人们美好的理想和愿望。

这是一部从现实生活出发，又富于科学幻想色彩的中篇小说，写得精巧、深刻。小说通过罗湛、柳风和罗兰、路航等两代人的命运，回答了现实生活提出的尖锐问题。它爱憎分明，揭露黑暗，赞美光明，对未来充满着信心。

当你读过这部小说时，一定会铭记驱散乌云的人们。

### 回来吧 罗兰

张笑天

\*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6 3/8 插页：6

字数：120,000 印数：1—240,000

1979年11月第1版 1979年11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158·537 定价：0.47元

## 目 录

卷头语 .....	( 1 )
二〇〇〇年春晓 .....	( 2 )
把幸福还给你 .....	( 12 )
说英语的民主与戴手铐的爱情 .....	( 23 )
咫尺天涯无相爱 .....	( 78 )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	(120)
心上的天平失去了平衡 .....	(137)
清明时节雨纷纷 .....	(160)
爱的复苏 .....	(187)

## 卷 头 语

人的脚步，无法跨越时代。即使是绝顶聪明的人，也无法象算命先生那样预卜后事；人只能通过科学假说，根据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预见未来。

只有文学的笔触得天独厚，被例外地允许涉猎今古，在未来世界翱翔。不要说已经走过的路、正在脚下铺展的现实，就是跳到若干世纪以后去勾勒、描绘，恐怕也没有哪个科学家跑出来干涉。

我们的故事是从二〇〇〇年开始的。可它不能当做纯粹的科学幻想小说来读，即便有点幻想色彩吧，这幻想实在是人世间血和泪的凝聚，是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辛酸和幸福的结晶。所有有幸跨进二十一世纪的人们，当你回首往事时，你都最有资格回答：什么是爱和恨。

切记，赞美曙光，莫忘首先赞美驱散乌云的人们……

## 二〇〇〇年春晓

春秋代序，时节如流。时光把人们带进二十世纪末最后一个春天。

照例是草木复苏、生机勃勃的春天，却又因为它是一个承上启下的春天，它仿佛比哪一年都来得早。

清晨，当乳白色的轻纱轻轻拂开，露出一尘不染的蓝天时，当夜宿海滩的雁群又列队向北飞翔而去的时刻，当第一束霞光从蓝缎子似的海上喷射出来的时候，这座清幽而洁净的滨海城市醒来了。浑厚悠扬的海关钟声、有节奏的海浪喧哗、航天艇掠过天空的啸音、从花园般的别墅墙院里飞出来的轻柔丝竹管弦之声，还有离巢欢叫的小鸟的鸣啭……组成了一曲宏细疾徐的生命的交响乐。

在风景如画的笑容湾，在绿树掩映的傍海礁石上，座落着一幢别致的房舍，海蓝色琉璃瓦顶，白得耀眼的四壁，既有中国古代建筑的精工和古香古色风味，又有西洋柱廊式建筑的大方。

这是滨海潮汐发电站总工程师路航的别墅。

当带有轻音乐的报时钟颤悠悠地打了五下的时候，有一

个体形有点奇特的人，正开步走，越过白色卵石甬道，灵巧的手拉开了房门。

说他是人，是不确切的。这个金盔铁甲的人，看上去有点滑稽，脸是扁平的，鼻子、嘴，所有线条都不是曲线，而是直线构成，只有一双眼睛是能够转动的，十分灵活，闪着蓝光。这原来是一架机器人，因为铁甲胸中装有微型电脑贮存记忆，他不单能够准确地根据主人的命令产生条件反射，而发生相应的动作，还能够提示主人昨天的或明天的事情，因此被称为“驯猿型”机器人，它的实际本领，经过公园驯育的长臂猿是赶不上的。

机器人按响了通向主人卧房的门铃，之后它仰起头来，看见门楣上一只小灯泡一闪，亮起了红光，这就是说，主人收到信号，起床了。于是它迈动步子走进左侧的盥洗间，在洗面池里放水，用温度计试探，直到水温升到三十度，它才闭上冷热调节阀。它的事情还没有做完，倒刷牙水，把牙膏挤到牙刷上，再走到阳台上，扭开水龙头浇灌那些养得很好的花草。

总工程师路航走出来了。他穿着吊裤带的西装裤，是天青色的，脚上是一双蜂孔白色尖头皮鞋，显得色调十分和谐。

路航今年四十七岁。冷眼看去，他只不过象个三十岁出头的人，岁月仿佛在他那红润的脸上没有刻上相应的标记。他的头发还是油黑的，也许擦了少量的发乳，驯服地向后拢着，有一道浅浅的波纹，亮闪闪的。宽阔的额头丰满而光

滑，稍高的眉脊骨下，有一双永远象凝思的眼睛。

岁月毕竟是不饶人的，当路航蹙眉沉思的时候，到底露出了几条皱纹。

路航盥洗过，迈着富有弹力的步子走下大理石贴面的楼梯，来到院庭。他在梧桐树下吸了几口清新的空气，舒展着双臂，忽地来了个“白鹤亮翅”便打起太极拳来。

当路航舒展完筋骨回到书房的时候，他的第一件事就是工作。他打开了一架自动监控仪的旋钮。

红灯一闪，监测仪的二十寸屏幕上出现了一片翻滚的大海、阔如城垣的礁岸、宁静得如同疗养院一样的潮汐电站，偶尔有几个穿着洁白工作服的工人出出进进。

路航继续调整着各种大小旋钮，屏幕上出现了仪器琳琅满目的中央控制室，这是潮汐发电站的神经中枢，可是只有一个十八、九岁的女孩子坐在高高的控制台后，手不时地掀一下控制台上的电键，四壁的各种仪表上灯光一闪一烁。

路航轻轻按了一下监控仪上的通话键，蓦地，值班的姑娘抬起头来，笑咪咪地向路航点了点头：“您早！路总工程师！”

“你好！姑娘！”路航道：“请把昨天夜里运转图象和各种数据报告一下。”

“好的。”女孩子一笑，圆圆的苹果脸上出现了一对笑窝。她站起身，走到一架标有万能记忆贮存仪前面，两手熟练地按了几下复杂的电纽，顷刻间，路航面前监控仪屏幕上消失了姑娘的情影，电子扫描器飞快地扫过了几道七彩波



纹，连续出现了一大堆电子符号、各种运转数据……

路航坐在监控仪前面的转椅上，聚精会神地看了一阵，啪地关上一个电门，又打开另一个旋钮，屏幕上重新出现了女孩子的笑脸。

路航平静地说：“发电和输电运转都没有问题。你没有发现什么毛病吗？”

女孩子脆声脆气地说：“好象……好象自动整流器有点问题。”

“好象，”路航又象开玩笑又象挖苦地说：“说你好象是三级监控师，行吗？科学从来不允许用‘好象’的字眼。是逻辑功能有紊乱现象，马上找技师去检修吧。”

女孩子的眼睛害羞地闪了几闪，说：“是，路总工程师，我马上去办好，办不好，我不交班。”

路航满意地笑了：“这才是搞科学的人，而不是好象。好了，再见，祝你愉快。”说毕，随手关了机器。

当他回过身来时，发现机器人端着一只黑漆方盘站在那里，漆盘里托着一杯加了可可粉的牛奶，因而透明杯子显出酱红色。除了牛奶，还有两块甜点心，两块巧克力糖。

路航吃早点向来不到餐厅去，这已经成为习惯了。

他接过牛奶杯和点心碟，放到面前的茶几上，说了声：“谢谢你，‘猩猩’！你可以走了。”

“猩猩”是路航给机器人取的名字，不叫名称，它总是“喂、喂”地叫，他觉得别扭。因此，二年前，他改造了这个机器人，又加了一点声音传导反射装置，他只要呼叫一声

“猩猩”，机器人听到信号，立刻能循声来到主人面前，因为这个改进，在去年年末全国机器人“全能操纵表演赛”上，还得过金质奖章呢。

若在平时，机器人一听到“你可以走了”的讯号以后，就会自然地迈步回到它那狭小的、靠近电梯的窄小房子里去“休息”了。其实，“猩猩”是用不着躺下休息的，因此房间也只容它站下。

可是今天，“猩猩”没有走的意思。只见它那亮闪闪的眼睛转了转，肚子里响起一阵手拍电报的电键嗒嗒声，随即，一张小纸条从它胸甲底下溜出来，已经托在“猩猩”的手上了。

刚喝了一口牛奶的路航，见到这情景，立刻想起了昨天贮存在“猩猩”身上“记忆贮存器”里的备忘录，原是告诉它六点钟来提示主人的。

路航放下牛奶杯子，取过那张经过电子扫描器扫出来字迹的纸条，只见那些字全是用斜线条组成的：“备忘：明日七时到美人礁航天机场接客。”

一想到这个从北京飞来的客人，路航的心潮立刻浮荡起来，象窗外掀腾的大海一样。他没有一点胃口，只好放下了早点。

路航双手推开落地大窗，带有点凉意的春风从海上扑来，有一股咸腥味，又似乎是温馨的花香，一时竟难以分辨，正象此刻路航那不知是喜还是忧的复杂内心一样。

路航的内心，象大海一样，看上去是湛蓝碧透的，可尝

一口却是苦涩的；即便也有风和日丽、涛平浪息的时候吧，海底的潜流何曾有过一时的安宁？

这个客人的光临，对于总工程师来说，既是一把辛酸往事的钥匙，又是一只照眼生辉的火炬。钥匙能够打开记忆的闸门放出痛楚的波涛重新冲击他；火炬却也能够给他以光亮和温暖，他到底是喜是忧啊？

这个客人，是不同凡响的人物，从时代跨进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那时候起，他就成了国际医学界的一颗彗星，而近年来，他简直成了誉满全球的生命救星。这个称呼，是美国内华达州三百六十八名癌症患者首次在全球电视联播节目里喊出来的。

生命的救星！多么崇高的名字！过分吗？应当说恰到好处。试想，几个世纪以来折磨着千百万人健康并随时把他们抛到生命行列之外去的绝症——癌肿，多少年来使那些忧心如焚的各国医学科学家们陷入恼人而无结局的研究中的攻癌尖端课题，一举被中国科学家罗湛教授胜利攻克，这将在人世间发生多大的奇迹啊！不仅那些现在被癌细胞侵害着肌体、威胁着生命的人们得以活下去，从今往后，不用再怕癌症祸及子孙了，因为癌症将和伤风感冒一样平淡无奇。人们不会再再用谈虎色变的神色去谈论它，人们无须再用善良的欺骗来劝慰得了癌症的亲朋宽心，癌症将永远不再是医生笔下“死刑”的宣判，癌症也永远不再是死神的代名词。

延长亿万人寿命，使他们美好地活在人间的回春妙手啊，称他为生命的救星，还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人的痛苦，往往因为人有记忆的贮存。

当然，对于刚刚获得博士学位、荣获本年度诺贝尔医学奖金的罗湛，路航应当比别人还兴奋十倍，如果不是种种不幸在七十年代接二连三降落到路航和罗湛之间，罗湛早就应该是这个年轻的总工程师的岳父了……可惜，这已经永远是不可能的了，罗湛教授的巨手可以使病入膏肓的人延年益寿，却无法让退出生命行列的人死而复苏。

想到罗湛，路航怎能不想到他的罗兰！

罗兰死得太早了，她没有见到祖国世纪末的宏图，罗兰啊，你不舍恨九泉吗？

可惜，罗兰连一座坟墓都不曾留下，就葬身在眼前那浩瀚的万顷清波之中了！路航所以特地把房子建在海滨，所以把窗子面向大海，完全是因为大海埋葬了他的罗兰，大海吞去了他的爱。他爱大海，又恨大海。不是吗？他用永恒的海水潮汐作能源，造福于人，他把大半生的精力都洒在海浪花里了，他能不对大海有着情深意笃的爱吗？可是大海呀大海，你太不公平了，你为什么把我的心席卷而去？为什么把我的罗兰埋进幽深、永无天日的海底？

“罗兰，你还能再回来吗？”路航内心又响起了这深沉的呼唤。每当他完成一天六小时的工作，独自凭窗眺海或者漫步在海滨的时候，这呼唤都要冲口而出，二十四年来，这呼唤没有一天离开过路航。

有人说，路航过于痴情，而且有时近于迂腐。

路航从来不去驳斥人家，他在科学研究上，在实验室

里，逻辑思维的程序严格地、一丝不苟地支配着他所有的神经，是那样严谨，可是对待生活、对待爱情，他却常常不是唯物主义者，十足是罗曼蒂克，形象思维的瑰丽的翅膀不止一次地把他带到虚幻的深水龙宫中去，甚而同他的罗兰在红得透亮的珊瑚桌上喝琼浆、饮玉液，……

路航从纷乱的思绪中抽身退步，当他转过身来时，又看见了悬在墙上的一帧照片，他不得不回到了现实！他的罗兰留给他的，只有这张永远是一个表情的照片。

二十四个春秋，没有在罗兰的小照上留下半点痕迹，她永远那么年轻，那两只喜欢凝思的眼睛里，带着几分淡淡的忧戚，更多的则是冷漠。那微笑的嘴角、笑靥，使人感到那是玩世不恭的嘲讽的笑，那是看破红尘的笑……

这帧照片上楚楚动人的少女的脸庞，在那微蹙的眉宇间，在那凝思的眸子里，在那略带嘲弄的笑意中，包容了多少恨怨和不平啊！

你看，罗兰的领口还缀着一朵小巧的素花，那是二十四年前她为总理佩戴的。在那人妖颠倒的日子里，罗兰留下了这张凝聚着爱和恨的小照，……路航哪里想得到，在大树倾折的国难深重的时候，这个少女已经决心跟总理同去、不再留恋人生啊！

难道……难道当年她泪流满面地把这张缀有几行诗句的照片留给路航的时候，就是无言的诀别吗？

路航的目光不由得从那对凝思的眸子滑到照片边框白地处，那里有罗兰一笔力透纸背的字，罗兰的字一点都不娟

秀，粗犷而有力。

那是一首七言律诗，罗兰是在一九七六年晦暗的清明节，冒着蒙蒙细雨，从天安门广场诗丛里抄写下来的：

残冬挨过又春风，  
缘何清明日不清？  
岂为哀声来祭扫，  
只恐风恶毁遗容。  
手扶金文心欲碎，  
泪溅白花带血红。  
我似人人人似我，  
一哭国家一哭公。

在这首诗的右边，还有两行字，是罗兰留给路航的绝命书：

留下影子陪伴你，我去了，永远地去了……我没有勇气等待那可怕的一天……假如祖国能再现蓝天红日，就对着照片告慰亡灵吧……

路航没有勇气再看下去了，他的心房隐隐作痛，这是何等痛苦的呐喊啊！她说的“可怕的一天”，谁都明白，在那民泣国殇的日子里是指何而言。这是她绝望的呼叫。可是，距离那血雨腥风的清明节仅仅一百八十四天，祖国不就是蓝天万里、红日高照了吗？可惜呀，罗兰没能等到度过这一百八十四个昼夜，就含恨而去了。

报时钟音韵铿锵地打了一下，半个小时的时光在路航身边溜走了。

他蓦地抬起头来，望了望光怪陆离的电子钟，赶紧从衣橱里摘下一件浅米色西装，草草地打上一根黑底金杠领带，夹着衣服跑下楼去。

机器人早把车库的大门打开，路航那台保养得很好的超流线型高级轿车——珠穆朗玛牌，被力大如牛的“猩猩”牵引到院庭里来。

路航连上衣扣子都来不及系，低头钻进车子。

## 把幸福还给你……

从美人礁机场到市内大约有二十华里的路程，是新修的Y形立体交叉高速公路。路航用不着担心躲避来自正面的车辆，宽得如同运动场的马路上，划满了粉杠，高速汽车各走各的路，真有点象百米运动员不准串趟子一样。离远看，轿车象望不断头的小甲虫，爬行在一条又宽又长的传送带上。

路航全速驾驶着他的“珠穆朗玛”，只偶尔从望后视镜里瞥一眼罗湛教授的神态。

罗湛已是古稀年龄了，可是精神矍烁，红光满面，西装外面套一件咖啡色春秋呢大衣，一只精巧的黑皮包抱在怀中，下颏支着皮包，似乎兴致特别好，不时地问东问西，从这座城市近年来的修建、进出口贸易增减，一直问到防止空气污染的措施……问的又琐碎又全面，事无巨细，什么都问到了。

路航很少答复，或者只是简单地说一个单字：“嗯”、“啊”，或者只多是“很多”，“很好”。

后来，罗湛朗声笑了，下颏从皮包上抬起来，竟然开起了玩笑：“小路，你象个拍报员，干嘛说话那么节约字



句？”

路航可半点开玩笑的心思都没有。听罗湛叫他“小路”，他也感到周身不舒服，四十七、八岁的人了，还叫小路？滑稽！

路航不明白，罗湛怎么变成个爱唠叨的碎嘴子。从前，他说话虽说是十分幽默，可是字字有用、句句成理，象一个学者对待科学一样严谨。路航禁不住想：人都说，人老了，话就多起来，难道这个法则也适合于治学的教授、博士？

况且，更令路航不快的还不在于这些。他是罗兰的父亲，路航是罗兰的朋友，尽管两个人阔别十几年，按人情常理说，一见到路航，无论从生物条件反射的本能，还是从人的感情出发，罗湛由路航总该联想到可怜的罗兰吧？他怎么会一点追忆辛酸往事的话都没有？他怎么谈笑风生，把可怜的女儿忘了个一干二净？

对路航的缄默，罗湛教授似见非见，一边饶有兴味地摇下车窗，浏览着飞旋到车后的一排排摩天大厦和丛丛绿荫，说：“小路，几年不到这儿来，真有隔世之感啊！斯德哥尔摩被称为北半球的花园，可比起滨海城来，可逊色喽。喂，小路，还记得二十多年前这里是什么样子吗？一个几百户人家的小渔村！如果不是有个天然海水浴场、有几家疗养院，你很难说和唐朝、宋朝有什么区别……喂，你怎么了，小路？干嘛象道学家那样绷着面孔？”

路航越听越不是滋味，忍不住冲口说道：“唐朝、宋朝不要去说了，能时时记住昨天，就够了。”